

顏習齋先生年譜



顏習齋先生年譜

李塉纂
王源訂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顏習齋先生年譜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顏習齋先生年譜

此據畿輔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凡例

一、顏先生年譜。甲辰三月以前。本之先生追錄稿及壻所傳聞。以後皆採先生日記。然日記共七十餘帙。嘉言卓行。不可勝收。又壻守先生省減讀覽之戒。每歲日記。不下七八十葉。壻修年譜。起乙酉六月二十有五。日訖八月十有二日。除應他事外。一日務完一歲。則其涉獵而錄出者。略亦甚矣。故每言如有再寫修譜者。將其日記節錄。尙可得五六編。編各不同。皆可傳世。亦一快也。

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而集其成。然秦火以後。興衰割然一分。漢唐之士。抱殘守缺。宋明之士。僞襲僭篡。而聖道幾委于地矣。先生崛起而尋墜緒。全體大用。煥然重明。天心世道。所關非尠。有志者詳諦之。可以興矣。

三、孔子不可得而見矣。然子以爲孔子生知安行。如魯論鄉黨所載。人或尙疑高遠。以爲非中材可以步趨。先生年譜。日日改過。時時省躬。雖愚柔觀之。亦不可托言自諉也。誠爲後人作聖模範。且講道透快。剖陳世故。剴切修己治人之方。皆具於是。

四、先生平居教學。每歎先儒伐異黨同。虛學欺世。一次河北諸儒爲孫徵君祝壽。王五公先生代先生作一詩。後先生以書規曰。祝徵君。鄙意也。但某不知而代爲吟咏。則非立誠之道矣。其嚴如此。故今譜先生功過並錄。一字不爲餽飾。以守先生之教也。王崑繩規我曰。詞慧非述尊者體。可易而婉之。子曰謹。

受教。然終無曲隱者。

一、先生交游論定者。各附小傳。或謂先生年譜。不宜傳他人。然先生會友輔仁之學。見於是焉。故甯贅勿削。

一、是編成。王子崑繩訂之。實裨不逮。然終愧識淺學薄。不足寫狀先生。或再有賜訂者。萬乞無吝金玉。

丁亥七月李堪識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清 李 堪纂 王 源訂

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顏諱元字渾然號習齋父諱景博野縣北楊村人。蠡縣劉村朱翁九祚養爲子遂姓朱爲蠡人。妻王氏孕先生十有四月鄉人望其宅有氣如麟忽如鳳遂產先生啼聲甚高七日能翻身適園堊井因乳名曰園兒。數月後母瘡損一乳乳缺朱媼抱乞鄰媼不得則與朱翁嚼棗肉胡麻薄餅交哺之。先生頂圓後一凹髮少年甚長晚歲尺許面方腴少紅白色晚蒼赤隱白顴微峙準方正而鉅孔有毫睛黑白分中年病目上瘡左目遂眇然卒視之若目睛如故者左眉下瘡痕如橫小棗核眉晚出毫三五耳有輪郭珠垂額豐博橫有紋天庭一凹大指頂口方正有髭豐下鬚約四寸左右髯五六株兩輔各一志生毫二寸餘身五尺胖白手紋生字掌紅潤舌有文曰中足蟬翅文甚密其言中行潔之象乎。朱翁號盛軒有才智少爲吏得上官意滄桑變偕衆守蠡城及劉村有功妻劉氏無出父景形貌豐厚性朴誠膂力過人愛與人較跌善植樹。

丙子二歲

丁丑三歲

戊寅四歲

冬。畿內警。兵至蠡。先生父不安於朱。遂隨去關東。時年二十有二。自此音耗絕。

己卯五歲。

朱翁爲兵備道稟事官。移居入蠡城。

庚辰六歲。

崇禎十三年。歲凶。人相食。朱翁納側室楊氏。

辛巳七歲。

朱翁爲先生訂張氏女爲室。女長先生一歲。博野王家莊李芳潤女。因亂棄野。蠡人張宏文收爲女。至是宏文爲道標巡捕官。故聯姻。

壬午八歲。

就外傳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蒙養時卽不同也。

癸未九歲。

朱翁時以錢給先生。令買餅餌。先生俱易筆。

甲申十歲。

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五月。大清兵入。是爲順治元年。先生嘗言。曾戴藍絨帽。巾二頂。

明之服色也。

乙酉十一歲。

始學時文。朱翁側室楊氏生子晃。

丙戌十二歲。

吳師洞雲納婢生子。妻棄之櫪下。先生連血胞抱至家。告朱媼。劉乳之。吳妻怒。捶其婢。婢逃。復道之。朱家匿之。乃緩頰洞雲夫妻。卒還養子。遂成立。然終以吳妻怨怒。不得從吳遊矣。母王氏改適。

丁亥十三歲。

蠡生員蔣爾恂。明戶部主事蔣範化子也。以衆入城。殺知縣孔養秀。稱大明中興元年。朱翁挾先生辟之博野。爾恂東略河間。衆敗遁去。乃還里。從庠生賈金玉學。

戊子十四歲。

看寇氏丹法。遂學運氣術。見斥奸書。知魏闔之禍。忿然累日夜。恨不手刃之。

己丑十五歲。

娶妻不近。學仙也。

庚寅十六歲。

知仙不可學。乃諧琴瑟。遂耽內。又有比匪之傷。習染輕薄。朱翁爲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寧

爲眞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略曰：淫邪情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情肆不侵，而四體自康和矣。亂臣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賈，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靖息，而兩間熙皞矣。縣幕客孫明明大奇之。試四書文亦異，迎見如上賓。騎遇輒下。朱媼之母王氏患瘡，先生日爲拭血穢不倦。後卒，祭其墓者二十年。

辛卯十七歲

浮薄酣歌如故。冬，會友夜讀書，二三過輒不忘。

壬辰十八歲

習染猶故也。然无外欲，雖邪媚來誘，輒峻拒之。

癸巳十九歲

從賈端惠先生學。習染頓洗，而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訊，作文倍佳。端惠喜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凡人乎？一日役繹之行，遇妓揖不顧，役曰：此而敵所戀者，盍求之解。先生笑不答。大書其前室曰：養浩堂。未幾入庠。諱邦良，訟解因思父悲，不自勝。端惠名珍，字襲什，蠡庠生。幼有文名，長莊慤，厭蠡城紛囂，棲西北野。從而居者廿家，因名廿家莊。攝邑篆劉公請見不往。懸扁餽儀以致之，亦不往。及釋任去，乃往謝。一姻屬捕廳有訟，艱包苴，曰：聞汝賈文學嫻也，持渠隻字來，卽免。端惠笑曰：必令嫻有進，寧貸之財耳。字不可得也。禁及門結社酣歌，及子弟私通饋遺，先生遵其教，故力改前非。及卒，先生爲持心喪。

五月私諡曰端惠先生。

甲午二十歲。

訟後家落告朱翁曰。時輩招筵構會。從之喪品。不從媒禍。且貧不能堵城費。不如旋鄉居。翁遂返鄉。以年邁。日費盡責之先生。先生身任之。耕田灌園。勞苦淬礪。初食藟。如蒺藜。後甘之。體益豐。見者不以爲貧也。與鄉人朱參兩彭恆齋趙太若散逸翁父子友。參兩名淇。端謹士也。恆齋名士奇。頗有學。先生嘗與究天象地理及兵略。初負節高尚。後技癢。以拔貢。康熙四年授長洲令。厲禁婦女游虎邱。欲有爲。終累繁劇。失官卒。太若少學問。蠱直。先生每謂其能攻己過也。而友之。散逸翁姓彭。名之炳。能詩字善飲。爲莊老學。子通亦如之。更工畫。雖極貧困。夷然無累也。炳弟之燦。甲申後棄家出。南遊蘇門。至順治戊戌。謂孫徵君高薦馨曰。吾不願生矣。遂坐餓死於百泉之嘯臺。

乙未二十一歲。

閱通鑑忘寢食。遂棄舉業。雖入文社。應歲試。取悅老親而已。

丙申二十二歲。

元日望東北四拜父。大哭慟。作望東賦。以貧爲養老計。學醫。

丁酉二十三歲。

見七家兵書悅之。遂學兵法。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技擊亦學焉。源按宋儒不知兵。以橫渠之才。一

講兵法。卽爲范公所斥。其屈於遼夏。辱於金元。不亦宜乎。先生初學未幾。卽學兵法。此所以遠邁宋儒。直追三代經世之學也。

戊戌二十四歲。

始開家塾。訓子弟。王之佐彭好古。朱體三從遊。名其齋曰思古。自號思古人。謂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田賦陣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好古父通號雪翁。以往來孫徵君刁文孝間也。時作道學語。先生問之。乃出薛文清王文成蔡文莊指要及陸王要語。復言孫刁行誼。先生深喜陸王手抄要語一冊。漸爲人治疾。

己亥二十五歲。

三月初六日。將之易州歲試。生子名之曰赴考。抵易。訪王五修於山廠。訂交。五修名之徵。保定新安人。孫徵君高足。安貧志道。自號尋樂子。作大盒歌。略曰。盒誠大兮誠大盒。大盒中兮生意多。此中釀成盤古味。此中翻爲叔季波。興亡多少藏盒內。高山拍掌士幾何。此處就有開匣劍。出脫匣外我婆娑。小盒歌略曰。盒誠小兮盒誠小。小盒生意亦不少。箇中錦繡萬年衣。就裏佳餚千古飽。如何捧定無失卻。如持盈御朽索。忽而千里向誰覓。返而求之惟孔老。識得孔叟便是吾。更何乾坤不熙皞。嗚呼失不知哭。得乃知笑。

庚子二十六歲。

得性理大全觀之。知周程張朱學旨。屹然以道自任。期於主敬存誠。雖躬稼胼胝。必乘閒靜坐。人羣譏笑之。不恤也。一日朱翁怒不食。三請不語。大懼。辟席待罪。又祇請呵曰。汝棄身家耶。蓋聞人議先生不應秋試也。謝曰。卽赴科考。遂入京。寓白塔寺椒園。有僧無退者。大言曰。念經化緣僧。猶汝教免站營財秀才。參禪悟道僧。猶汝教中舉會試秀才。先生曰。不然。吾教中中舉會試秀才。正是汝教念經化緣和尚。吾教自有存心養性秀才。僧又侈誇佛道。先生曰。只一件不好。僧問之曰。可恨不許有一婦人。僧驚曰。有一婦人。更講何道。先生曰。無一婦人。更講何道。當日釋迦之父。有一婦人。生釋迦。才有汝教。無退之父。有一婦人。生無退。今日才與我有此一講。若釋迦父與無退父。無一婦人。並釋迦無退無之矣。今世又烏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僧默然頽首。踰日復來。先生迎謂之曰。無退參禪悟道。連日何輕出禪關也。曰。僧之削髮師。卽生父母。參禪師。卽受業師。今憫衆寺和尚某。削髮師也。將歸西矣。貧無葬具。力募竣事耳。先生曰。吾知汝不募緣久矣。今乃爲卽生父母破戒。非卽孝親之意乎。曰。然。僧紹興人。因詰之曰。紹興有父母否。曰。無。有墓否。曰。有。孰拜掃乎。曰。有兄。先生曰。卽生父母。尚多一卽字。遂破戒以盡孝。眞父母宜何如。乃舍其墓於數千里外而不省。舍汝兄於數千里外而不弟。此際不當一思歟。僧俯首泣下。長歎曰。至此奈何。曰。未晚也。足下年方富。返而孝弟何難。先生行後。無退南歸。設教於西五夫村。徐之琇等從遊。

辛丑二十七歲

先生晝勤農圃。夜觀書史。至夜分不忍舍。又懼勞傷。二念交爭久之。嘗先吹燭。乃釋卷。祁州刁非有以母壽托彭雪翁求詩先生。因兩書問學。俱有答書。入祁拜謁。得其所輯斯文正統。歸立道統。正位伏羲至周孔。配位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外。及先醫虞襲。非有名包。祁州人舉天啓丁卯鄉試。嘗曰。作時文。不作古文者。文不文。作時人。不作古人者。人不人。甲申聞變。設烈皇帝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斬衰朝夕哭臨。闔命敦趣。七書拒之。幾及難。遂不仕。孝母。研程朱學。蔚州魏敏果公象樞甚重之。月送日記求正。所居立益友齋。朔望拜。及卒。江南高彙旃等公呈當道。入主東林道南祠。五公山人私謚曰文孝。

壬寅二十八歲。

時爲康熙元年。與郭敬公汪魁楚等十五人。結文社。立社儀。至日夙集。社長焚香。同拜孔子。四起分班。長東幼西北上再拜。遂列坐。各據所聞。勸善規過。或商賈經史。訖乃拈題爲文。先生嘗言敬公端恪。不面折過。禮畢。嘗祕授一小封規失。敬公構文好步思。先生或對衆有溢語。輒遙讀曰。願无伐善。先生深投好。爲子赴考。聘其次女。敬公名靖其。蠡庠生。通州任熙宇聞先生名。寄書言道不外飲食男女。應事接物之間。惟在變化氣質。力行不倦。先生答書云。君抱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其長刀筆也。熙宇又書至曰。凡譽人失實。卽己身離道。僕之驚下。輕誣以蕭曹。卽道丈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竦然感佩。每向人道之。後復書至。規先生進銳恐滋退速。

癸卯二十九歲

朱翁及側室楊子晃與先生日有間言。先生不知其父非朱氏子。第以爲翁溺少子耳。奉翁命與朱嫗劉別居東舍。盡以南王滑村民田讓晃。劉病劇。先生禱神求假壽。跪伏昏仆。忽聞空中聲若大鼓者六。病頓瘳。日之西舍。事翁如常。作文社規。勉會友共力聖道。作求源歌示門人。略曰。六經註腳。陸非誇。只須一點是吾家。廿史作鉞。經作鍼。誠敬枯槁。勿問歇。去屑沙。壤又屑泥。滾滾源頭便在茲。旣田萬頃均沾足。滌盪污塵如洗卮。小子勿驚言太遠。試爲闕塞負一畚。辛未年後。先生追錄之。識曰。此與大小盒歌。乃予參雜於朱陸時所作也。幾許虛橋。幾許幻妄。周程所謂孔顏樂處。陸王所謂先立其大。致良知。與釋氏之洞照萬象。自謂極樂世界者。想皆以此也。一追憶之。堪羞堪恨。使當日而卽死也。豈不爲兩間妄誕之鬼哉。堯舜周孔自有正途。錄之以爲同病者醒。而彼三途者亦不得以此誤人矣。聞王法乾焚帖括。讀經。投佛像於井。居必衣冠。率家衆朔望拜祖祠父母。相其生母拜嫡母。人曰。癡。先生曰。士皆如此癡。儒道幸矣。馳書獎之。後又聞法乾自稱真武化身。曰。此則无輔而癡矣。乃先達信十二月齋戒三日。廿六日往拜之。王子法乾名養粹。蠡之北泗人。少狂放。十六歲入定州衛庠。嘗以文事從先孝慤於會。孝慤語以道。迄年十九。奮然曰。不作聖。非人也。遂取所讀八股焚之。誦五經。依朱文公家禮行禮。先生聞之。納交爲日記。十日一會。考功過。及後。先生悟周孔正學。王子終守程朱。後亦移其說曰。程朱固一家學問耳。每會。二人規過辨學。聲色胥厲。如臨子弟。少頃。和敬依然。大約先生規王子

腐曠而王子規先生以流維霸也。初王子志聖學，力於行，習禮，習射，習舞，退食輒令門人站班，高聲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子竦起拱聽，乃退已，連遭妻子喪，心頗冷，因嗜南華，至謂孔學亦佳，有益於中人。先生力攻之，數年乃出。生平以明理爲學，自嫌爲驗於非道事，非道人收視靜坐，不屑一睇也。或盜其柴，曰：吾欲周之，非渠盜也。糲被竊，人以告，曰：不我竊，當誰竊者？遭祲絕炊，忻然曰：今乃得貧之益也。嚮家人不勤，比皆力操作矣。一驢死，曰：吾每念命塞牛，或斃，天乃斃驢而不斃牛，幸也。其善處拂逆類如此。

甲辰三十歲

正月四日，王法乾來答拜，約十日一會。日焚香拜孔子四，乃主東客西再拜。主人正客座，客一拱，主人下同客揖。客爲主人亦然，乃就坐。質學行，勸善規過。三月與王法乾爲日記。先生序之曰：月之十七日，法乾王子謂予曰：邇者易言，意日記所言，是非多少？相見質之，則不得易且多矣。予曰：豈惟言哉？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時記之，心自不得一時放，身自不得一時閒。會日彼此交質，功可以勉，過可以懲。王子喜，於是爲日記。四月行家禮，朔望隨祖拜先祠四，拜祖父母四，東向拜父四，元旦冬至則六拜。拜先聖孔子四，拜炎帝黃帝四，以行醫也。日寅起，掃先聖室揖，掃祖室，祖母室，昏定晨省，揖出告反面揖，經宿再拜。五日以往四拜。院亦自掃，有事乃以僕代。躬耕耨灌園鋤蕘，暇則靜坐。五月定，每日躬掃室，令妻掃院，晨昏安祖枕衾，取送溺器，冬炙衣夏扇，進祖食必親必敬，妻供祖母枕衾飲食，終

日不去衣冠讀書必端坐如古人而命朔望前一日齋戒勉力寡慾十五日起居甚早行禮畢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覺和適修齊治平都在這裏源按宋儒靜坐與二氏何殊先生當日原遵此學後乃能脫去窠臼直追孔孟正傳豈不異哉柳下坐記曰思古人引僕控騾披棉褐馱麥里左僕騾獨坐柳下仰目青天和風冷然白雲聚散朗吟程子雲淡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怡覆空載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閉眸觀之濃葉蔽日如綠羅裏寶珠精光隱露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躋虞廷聽九韶奏也胸中空焉洞焉莫可狀喻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知作何心景今日或庶幾矣所愧學力未純一息不敬卽一息不仁一息不仁卽一息不如聖不如天以當前卽是否如隔萬重矣吾心本體豈易見也哉雖然亦可謂時至焉矣一時之天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天有以異乎密克復之功如天之於穆不已豈不常如此時哉辛未復自錄而識之曰暑月被棉馱麥貧且勞矣猶能自娛不謂之窮措大微長不可然卽生許多妄想爲如許大言嘗論宋儒之學如吹猪膀胱以眇小爲虛大追錄之自懲自勉也堪以爲此神悅也而宋儒誤以爲吾心之仁體聖學之誠敬所謂主一無適灑落誠明者皆此也是指鹿爲馬矣存養遂歧於異端矣豈祇虛大哉約王法乾訪孫徵君以事不吳徵君名奇逢號鍾元容城人咸童卽交定與鹿忠節公善繼道義氣節共淬磨十七歲舉鄉試居憂廬於墓時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爲魏璫所陷下獄徵君與鹿忠節公父正張果中藏匿其子弟釀金謀完擬贓時稱三烈士鼎革後移居輝縣之夏峯鹿忠節公夙與徵君講學宗姚江及後徵君過東昌